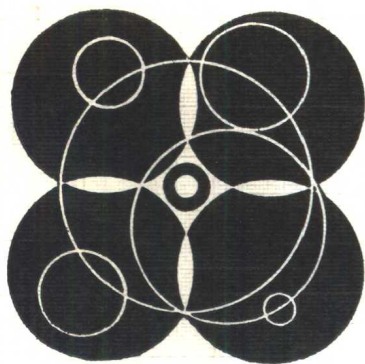


外国文艺丛书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著

王 央 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rge Luis Borges
**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y otros cuentos**

本书根据 Jorge Luis Borges: Obras completas, Fmccé
Editores, S. A., Buenos Aires, 1974, El libro de arena,
Emecé Editores, S. A., Buenos Aires, 1975 等版本译出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
王 央 乐 译

《外国文艺》编辑部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3 字数 24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0册

书号: 10188·337 定价: (六)1.20元

前 言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是当代具有世界声誉的拉丁美洲作家,也是最有名望、最受赞赏的阿根廷短篇小说作家。西方评论界有的认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有的认为他是幻想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从五十年代以来,逐渐译成英、法、意、德等文字出版,受到西方文学界广泛的注意和重视,因而屡次获得西班牙、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文学奖金。

博尔赫斯于1899年8月24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军人家庭,爱好文学,写过小说;他的母亲有英国血统。他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使他对英、美文学发生很大兴趣,喜爱史蒂文生,威尔斯,切斯透顿,爱伦·坡等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英国剑桥、瑞士的日内瓦受教育。大战结束后,在欧洲各国游历,并在西班牙居住了一个时期。1920年起开始写诗,与当时欧洲的先锋派文学发生共鸣,参加了西班牙的“极端主义”派诗人的行列。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该市的几个公共图书馆任职,同时从事写作,讲学,编辑期刊等活动。19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

情》。接着又出版了两本诗集：《面前的月亮》(1925年)和《圣马丁的手册》(1929年)。其后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世界性的丑闻》于1935年出版。1941年出版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显示了他的独特的风格，开始引起拉丁美洲文学界的重视。1944年，这本短篇集又与另一本短篇集《手工艺品》合并出版，书名《虚构集》，成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四本短篇小说集：《阿莱夫》(1949年)，《死亡和罗盘》(1951年)，《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沙之书》(1975年)，以及散文诗歌合集《造物主》(1960年)，诗集《老虎的黄金》(1972年)，《深沉的玫瑰》(1975年)。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小品文和文学评论文章。目前，他虽然已经超过八十高龄，而且丧失视力，但是仍然在继续从事创作。

博尔赫斯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是一位坚决反对独裁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46至1955年底隆执政期间，他因为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被迫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庇隆下台后，他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六十年代，曾到美国的得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讲学。现在已经退休。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自成一派。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他诗歌的“极端主义”在小说创作上的反映，有的称他这种流派为“宇宙主义”，也有的称之为“卡夫

卡式的幻想主义”。他的这种风格，对当代拉丁美洲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六十年代中期，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魔幻现实主义高潮，可能就是这种影响所造成的。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概括地说，具有四个特点，即：题材的幻想性，主题的哲理性，手法的荒诞性，语言的反复性。

题材的幻想性，表现在这些作品有意识地回避现实生活的描写。博尔赫斯早年受欧洲二十世纪初各派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后来又长期生活在图书馆寂寞冷落的环境里，所以他创作的题材多数来自阅读各种书籍时触发引起的幻想。他喜欢钩沉索古，古代欧洲的爱尔兰，东方的阿拉伯、印度、中国，在他看来都是充满幻想的神秘的地方。他也不是完全不写他的祖国，但是，在他眼里，阿根廷不是当前的现实，而是遥远的南方，那里的草原，那里的加乌乔，那里的古老城镇，还保留着传统的落后的神秘性。即使是繁华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着眼的也是郊区的小巷，酒店，拚刀子打架的好汉。

他描写这种幻想的题材所要表现的主题，则是他的哲理思想，或者说，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其中心思想就是：世界是一团混乱，时间是循环交叉的，空间是同时并存的，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和可能性。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象走进了迷宫，既丧失了目的，也找不到出路。《交叉小径的花园》就是这种人生哲学的集中表现，因而被认为是博尔赫斯的代表作。据有的传记材料介绍，博尔赫斯爱读柏克莱，休谟，叔本华；他的这种思想可能就是不可知论、宿命论和唯

我主义的混合物。所以他对梦和现实,对生和死亡,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区别。

在小说的结构和技巧方面,博尔赫斯的作品包含着很大程度的荒诞性。一方面,他总是喜欢利用情节套住情节的手法,以一个次要情节引出主要情节,而情节之间的关系又颇为荒谬。另一方面,在细节描写中,更有着许多荒诞不经之处。无限,永恒,无穷无尽,若有若无,似是而非,忽真忽假,往往是构成他的小说情节的主要因素。有些细节的描写,则给人以明显地出乎常情之外的感觉,但是由于他往往以假乱真,以幻想与现实相揉合,甚至真实的地名、人名、书名,也常常故意弄错,因而成功地造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或者一种嘲弄揶揄的效果。

在语言方面,博尔赫斯也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反复的描写,重复的词句,相同的场景,以加强结构中时间、空间的无限和循环,错综和混乱。他总是经常提到《一千零一夜》;他描绘房屋总是爱用鲜红色,后来褪成玫瑰色;他总是提到镜子,两面相对的镜子里的映象可以达到无限数;提到盘旋的梯子,梯子底下的地窖;提到菱形,提到黑白相间的瓷砖,提到沙漏,提到头晕,提到做梦,等等。在用词方面,他除了经常使用“从某一方面看”,“以某种方式讲”这种含糊不明的语气外,还常常在一篇小说里反复使用一个形容词,以加强视觉幻象的作用,例如:《交叉小径的花园》里反复使用“圆”字;《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中反复强调一个“蓝”字等等。他还有许多惯用的意义特殊的用词,可惜在译文中已经很难

看得出来了。

有一位评论家说，读者读了博尔赫斯的小说之后，起先是对博尔赫斯的艺术才能表示赞赏，然后就会感到失望，因为他发现，小说的题材和小说中的哲理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小说把人的生活写得毫无价值，最终将使读者觉得沮丧。这样的评价，应当说是比较中肯的，但是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现在谁也不否认，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然而这种艺术感染力却来自作者荒诞不经的幻想和模棱两可的哲理；这并不说明读者甘心受到迷惑或者受到蒙骗，正相反，恰恰说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回避是合乎情理的，是能够博得读者的共鸣的。

西方当代文学中幻想文学正在日益受到重视，这正是人们对西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绝望的一种悲观主义态度的反映。博尔赫斯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博尔赫斯在 1975 年出版的《沙之书》的前言里曾这样说：

“我并非是为了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这几句话，也许能够说明问题。

博尔赫斯热爱中国，向往中国古老的文化，总想有机会访问中国。他读过老子、庄子的著作，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写到中国。他经常双手摩挲着在纽约唐人街买到的中国竹制手杖的弯柄，表示着他的这种强烈的愿望。我由衷地希望这本选集的出版，能够宽慰这位阿根廷老作家的心。

译 者

目 录

玫瑰色街角的人	1
两个人做梦的故事	11
达不到目的的巫师	13

以上选自《世界性的丑闻》(1935年)

特隆, 乌克巴尔, 奥尔比斯·忒蒂乌斯	17
《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	38
圆形废墟	51
巴别图书馆	58
交叉小径的花园	69

以上选自《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年)

刀疤	84
死亡和罗盘	92
秘密的奇迹	108
结局	117
南方	122

以上选自《手工艺品》(1944年)

不死的人	131
死人	150
神学家	157
爱玛·聪茨	168
另一种死亡	176
阿凡罗斯的探求	185
神写下的文字	196
死在迷宫里的阿本哈根·埃尔·包哈里	203
门槛上的人	215
阿莱夫	222

以上选自《阿莱夫》(1949年)

骗局	241
死人的对话	243
皇宫的寓言	247

以上选自《造物主》(1960年)

卑鄙的人	250
罗森多·胡亚雷斯的故事	259
遭遇	267
胡安·摩拉涅	276
决斗	283
瓜亚基尔	291

《马可福音》	302
--------------	-----

以上选自《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

另一个我	310
------------	-----

乌尔里克	320
------------	-----

议会	326
----------	-----

天赋之夜	350
------------	-----

镜子和面具	357
-------------	-----

一个厌烦了的人的乌托邦	363
-------------------	-----

阿凡利诺·阿雷东多	372
-----------------	-----

沙之书	379
-----------	-----

以上选自《沙之书》(1975年)

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	385
-----------------	-----

以上选自墨西哥《永久》杂志(1978年)

玫瑰色街角的人

想想看，您走过来，在所有的人中间，独独向我打听那个已故的弗兰西斯科·雷亚尔的事。是的，我认识他，尽管他不是这一带的人。他的地盘是在北边——从瓜达卢佩湖直到炮兵营的整个狭长地带。我见到他的面没有超过三次，而且都是在同一个晚上。可是这种晚上永远不会使您忘记。那是小华丽决定到我这里来，跟我睡觉的时候，也是罗森多·胡亚雷斯只好识相地离开马尔多纳多的时候。当然，您不是那种认为名声有多么了不起的人，但是，在比利亚·圣塔·里塔一带，罗森多·胡亚雷斯——我们把他叫做“神刀”——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尼古拉斯·帕雷德斯手下的人，就正象帕雷德斯是莫雷尔帮里的一员一样。他是以善于玩刀子，也是以衣着华美出了名的。他经常骑着一匹黑马去逛窑子，马具上都镶着银饰。那里没有一个人或者一条狗不尊敬他——女人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起码有两三条人命坏在他手里。他一般总戴着一顶窄边高筒软帽，斜压在他那披在背后的长头发上。幸运女神正在向他微笑，人家都是这样说的。比利亚一带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都喜欢模仿他——就连他那吐痰的样子也要模仿。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们总算看清楚这个罗森多是个什

么样的人了。

这一切看来好象都是假的，然而确实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开始的时候，是一辆华丽的红车轮轻便马车，车上挤满了人，从一条拥挤的肮脏的路上轰隆隆地驶来，在砖窑和空地之间驶过。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在车上响亮地弹着吉 他，车夫不断地响着鞭子，抽赶那些奔来咬马腿的野狗。有一个人，裹着邦乔^①，一声不吭地坐在马车中央。这个人就是有名的“屠夫”——那是因为在牲畜围场^②工作而得了这个名字的——他大概是出来打架，也许甚至是杀人的。那天晚上很凉爽，叫人喜欢。有两三个人坐在卷起来的车篷上，好象他们是在狂欢节坐着大车出来游行。那天晚上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开头时的情况。我们这一伙，老早就到胡利亚那儿去了。她的跳舞厅是在高纳街和马尔多纳多大沟之间，实际上不过是一座用波纹铁皮搭起来的大棚子。您在几条路之外，只要凭那喧闹的声音或者门口挂着的那盏红灯，就能够找得到它。胡利亚是个黑女人，不过她总是很当心地不让事情出岔子。那里向来乐师不少，酒也充足，更不用说还有准备陪您通宵的舞伴了。但是小华丽，她是罗森多的女人，她真是鹤立鸡群。现在她已经不在人世，我可以对您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再想她，可是您真该看看她正当华年的时候——什么样的一双眼睛啊！谁看她一眼，就会叫谁睡不着觉。

① 一种呢制的宽大方形斗篷，领口开在中央。

② 指用以放置即将送往市场或屠宰场之家畜的场地。

又是酒，又是音乐，又是女人；罗森多说着豪言壮语，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背，这对我来说，就是真正友谊的表示。——好吧，我真是快活透了。我有一个好舞伴，她很容易就跟上了我的步子。一支探戈抓住了我们，赶着我们打转，把我们分开，又把我们重新结合在一起。这时候，我突然觉得音乐声音更加响亮了。原来是轻便马车上的两个吉他手，他们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他们的音乐声跟我们的音乐声混在一起了。后来风向一变，就不再听得见，我的思想才回到了我自己和我的舞伴身上，回到舞蹈的旋转里。半个小时或者半个多小时以后，有人敲门，还大声喊叫。我们怕是警察，就都静了下来。后来我们发现，有人在用肩膀撞门，不一会儿，这个人就撞了进来。奇怪的是，他看来恰恰就跟他的嗓门一样高大。

对我们来说，他并不是弗兰西斯科·雷亚尔——还不曾是——而仅仅是一个高大的傻瓜。他从头到脚一身黑，只有一条围巾是棕红色的，搭在一个肩膀上。我记得他的脸，颧骨突出，有点儿象印第安人。

门被撞开的时候，打着了我。我还没有明白自己干的是什末，就已经向这个闯进来的人扑了过去，左手在前，右手伸进背心拔刀。但是我没有捞到机会。雷亚尔站稳脚跟，挥起一条胳膊，把我推到一边。我倒在地上——现在是在他背后了——一只手仍旧在外衣里面摸索刀子。而他呢，正在那里推开别人向前走，好象什末事儿都没有。他就是这样推开别人向前走的，个子比我们哪个都整整高出一个

头，那动作，就好象我们都并不存在一样。我们的小伙子——这群目瞪口呆的欧洲佬——看见他过来就往后退。然而这不过是头上几个。在后面的一排，红头发正在等着他。这个闯进来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把手触上他的肩头，红头发的刀子就已经亮了出来，刀刃在雷亚尔的脸上平拍了一下。其他人看见了，就都拥了上来。这间舞厅是长方形的，大概有三、四十尺长。他们把“屠夫”从这一头几乎赶到那一头，揍他，骂他，吐得他一身唾沫。起先他们用的是拳头，后来看见他都懒得挡开，就开始用手掌打他，用围巾抽他。当然，他们都手下留情，好让罗森多最后收拾他。罗森多在这段时间里背靠墙站着，既没有动一丝肌肉，也没有开一声口，只是抽着烟，脸上有点儿厌烦的表情。也许他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些旁人到后来才明白的情况。“屠夫”并没有倒下，可是身上有一两处地方已经见血。那群推搡他的人现在已经到了后面，正在一步一步地把他赶到罗森多面前。等到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雷亚尔才开口说话。他瞪着罗森多，用袖子擦了擦脸，说了些这样的话：

“我是弗兰西斯科·雷亚尔，从北方来的。我让这些混蛋的手碰到我，因为我要找的是一个男子汉。到处都在传说，说这个土坯房的村子里有个人，是要刀子的好手。人家叫他‘神刀’。据说他还是条硬汉子。我当然愿意会会他。也许我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可以跟他学点儿什么。”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直瞪着罗森多，忽然，一把长长的刀子在他的手里闪光，原先准是藏在袖子里的。现在，

所有的人不是往前挤，而是往后退了，腾出打架的空间来——同时，都一声不响地瞧着他们两个。就连那个拉小提琴的瞎眼黑人，也把他的两片厚嘴唇皮对着这个方向。

这时候，我听见背后有动静。一回头，瞥见门口有六、七个人，不消说得，是“屠夫”那一帮子里面的。年纪最大的一个，长着一副皮板子似的脸，一把大灰胡子，模样象个乡巴佬。这个人往前走了几步，慑于辉煌的灯光和漂亮的妇女，恭敬地脱下了帽子。其余的几个都瞪大眼睛，密切注意着有没有什么暗中的活动。

罗森多怎么了，他一动不动，不把这个吹牛皮的人扔出去？他还是那么平心静气，还是那么垂着眼睛。我不知道那烟头是他吐掉的，还是从嘴唇上掉下来的。他终于说了几句话，但是说得那么低，我们在舞厅另一头的人都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弗兰西斯科·雷亚尔又向他挑战，他还是一动不动。这时候，闯进来的人中间有个最年轻的，吹了声口哨。小华丽看了他一眼，他立刻不吱声了。她摇晃着身子和披散在肩头的长发，从人群里挤过去，走到她男人的身边，拔出他的刀子，塞进他的手里。

“罗森多，”她说，“我想你要用得着这个了。”

棚顶下面有一扇长窗，开向外面的河沟。罗森多双手接过刀子，在手里翻来翻去，好象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然后，他把手臂举过头，突然把刀子往后一扔——就扔出了窗户，扔进马尔多纳多大沟。我感到一阵寒战流遍全身。

“我没有把你刮了，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叫我生厌，”